

# 谈谈社会学的教材建设

——在《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首发式暨研讨会上的讲话

费孝通

我很高兴在这个年纪能有这样的机会来和大家见面，并且谈谈我为什么支持华夏出版社与北大等社会学界同仁合作作出这套译丛。

20多年前，我接受中央的委托来牵头重建社会学这门学科。为了要建设一门学科，曾设想过去要设计这个学科的结构。这其实也是一种社会结构，当时我把它形象地称为“五脏六腑”，即指建立一门学科至少要包括五个部门和六门基本课程。

这五个部门是：(1)学会组织，这是一个学科的群众性组织；(2)专业性研究机构，它应当在社会学研究上起带头、协调的交流的作用；(3)各大学的社会学系，这是专门培养社会学工作者的场所，只有办好教育机构，才能不断培养从事社会学研究工作的人才；(4)要有图书资料中心，大家可以相互交换社会学方面的科研成果、调查资料，还能够查找各方面包括国外对社会学研究有用的书籍、报刊及其他资料，因此一定要有一个信息综合、交流的场所，这方面新兴的网络技术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条件；(5)出版机构，包括刊物、丛书、教材和通俗读物。

这五个部门是相互密切联系的，要很好地结合起来。社会调查和理论研究是两条腿：没有社会调查，理论就没有根据；没有理论，社会调查就没有方向。上面五个部门都要用这两条腿走路。理论与实际结合，教学与科研结合。关于“六腑”的问题，今天在这里就不谈了。

以上我所说的这“五脏”，现在我们都有了，并且已经初具规模，在座的诸位都在这五个部门里工作。我们已经实现了20年前的一个梦，但相互沟通和交流的还不够，远远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要求，我寄希望于它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和加强协作、交流。现在建立社会学的电子信息网就非常重要了，北大的研究所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希望大家共同合作把它做好。

学科重建时，天津人民出版社曾经承担了社会学的出版任务，为“旧著重刊”和一批新的著作的出版做出了贡献。后来因资金不足，力量不够而不能继续，实在是很可惜。前些天他们为纪念出版社成立50周年来采访我，我也回顾了这段历史。当时，南开大学办社会学专业班，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专业书籍，天津曾经是学科恢复重建时的基地之一，我希望他们能继续发挥作用。今天，最早建立社会学科研和教学机构的几个地方都有人出席，京津沪地区的各家都在场，广州的中山大学和武汉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系还传来了书面意见，教育部也一如既往地给予我们支持，出版社和编委会可以把大家的各种意见认真地综合一下，以便今后更有力地推动社会学学科的出版工作。

我认为出版工作中最基本的是教材建设。一个好的学校必须有好的师资，师资的培养必须走



教学与科研结合的路子，光靠一本讲义是不行的。教师作研究，不断吸收新的知识，自己关于学科的知识得以不断提高和创新，因此给教师和研究者不断地提供条件，让他们获得信息就十分重要。而对于学生，最重要的就是教科书，概论性的课程是最重要的，也是要最好的老师来教的。我们上学那个时候，社会学概论都是由最有名气的教授讲的，一方面是因为概论最不容易讲好，同时，要给初学者一个开宗明义，一个好的引导，加大吸引力，把基础打好。我因为半路出家，没有上好这一课，总感到是一个缺憾，至今还在补课。我到英国留学念博士学位时，导师用的是另一种方式，每周师生共同进行“Anthropology Today”的研讨。“今日人类学”讲的是最前沿的东西，学生若参与还要能跟得上才行，这种学术训练对我一生影响很大。我想作为经验之谈，这两者都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是对于本科生，另一个是针对研究生。我们现在在教学岗位上的老师尤其要清楚这一点，不足的方面，自己要努力补上，才能教好学生。

学科本身是一个成长的机体，它是不断生长的，我们工作在今天，但要看到明天，也不能忘记过去。老师要给学生一个全面的看法，所以，“概论”十分重要。我们在重建社会学初期，为了办系，要培养教师；为了给学生上课，得先培养一批人编“概论”。大家都还记得在1980年和1981年，我们办了两期短期的暑期学习班，通过杨庆堃教授借助美国匹茨堡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教学力量来讲课，介绍国外社会学基本课程内容。杨先生去年去世了，今年香港中文大学要举办一个纪念活动，我在此也表示对他的悼念，感谢他对我们重建学科时的帮助。

第一期讲习班结束以后，各大学的部分教师建议联合起来编一本《概论》，得到了教育部的支持，让北大负责组织，要我主持编著工作。这个经过在该书的前言中，我都有详细的说明，不在此赘述。1983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社会学概论》的试用本，我当时明确表示：第一，希望试用这本教材的教师们能够真正贯彻“试用”的精神。第二，真诚地希望这本《概论》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并鼓励各出版社不拘一格地多出版一些社会学《概论》一类的书；第三，提出这个试用本的修改主要有赖于社会学研究的进展，并不是修漏补缺所能了事的。最后，我们要用切实的、从中国社会中观察到的事实和实践经验来充实《概论》的内容，并提高社会学的理论和应用水平。

现在我想讲的是通过这两年自己的“补课”，我重温了派克的社会学，读了他的传记，也读了他写的《论城市》和他与布吉斯主编的《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引论》，我对编写概论因此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通过补课，我写了一本《补课札记——重温派克社会学》，三联书店今年准备出版。今天给大家的初稿可供参考。

这里，我着重谈第15节《奠定社会学成为一门科学》。在这一节中，我讲到这本《引论》是为初入大学的学生准备的，是引导他们进入这门称为社会学的学科的基础课本，用派克自己的话讲，“这本书不应看着是许多材料的堆积，因为它是一个体系的论述”。这个体系的论述由一系列包括了从广大社会组织和人们生活的事实里提炼出来的社会学概念所组成。我还详细叙述了派克是怎样编写这本教科书的，我认为这是如何写概论的一个标本。



《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引论》这本书有 14 章，除了第一章“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总论以外，其他 13 章包括了构成一个体系的 13 个社会学概念，每一章都包括 4 个部分：(1) 引论；(2) 资料；(3) 研究和问题；(4) 参考书目。前两个部分的目的是引出问题而不是做出答案，后两个部分是为了进一步地启发学生的思维而提出的问题和推荐的阅读资料。为了指导一个新加入这个学术队伍的人怎样一步步走进这个知识领地，教师需要用自己的思想成果和前人的成就去引导他们进一步思考和讨论，逐步引出自己的思想成果，充实到这门学科中去，促进其成长。同时，在每章的最后，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可以选为写作的论文题目，作为各章的结束。从启发性的导言开始，到研究题目的提出，勾画出了一个学习的具体历程，也是一门学科具体的生长过程。这是派克启发式教学的方法和开风气育人才的具体体现。这本书 1917 年开始是以讲义的形式分发使用的，经过吸收青年人的讨论意见和报告内容，年复一年、班复一班地不断修改，在 5 年试用后于 1921 年正式出版，后又经过多次重版，历经半个世纪，到 1970 年又重版了一次。

我把我的“补课”体会写出来，讲出来，看派克老师是如何编写教材的。他从生活中找材料，提高到理论，并反复与群众接触，使其成果能够经历事实的考验。而我在过去并没有充分懂得它的意义，直到这次“补课”，结合我们学科发展的实际情况，才感到很有必要把这方面的体会介绍给大家，作为推动新形势下学科进一步发展、年轻一代学者进一步努力的一项建设性工作。

我认为一个出版社的责任，还是要在推动学科成长中起作用。譬如说我自己写作的习惯，就是早期商务印书馆的少年杂志社培养出来的，从 1924 年至今已有 76 年了，写作成了我的乐事。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不是也培养了不少著名作家吗？现在的《读书》杂志也应该开启这样一种风气。我在英国读书时，谁要能够在 Routledge 出版一本社会科学的书，他的学术地位也就被确立了。华夏出版社要有这样的眼光，努力取得这样的一种地位，既出了好书，还培养了学者，又支持了学科的成长。实际上，这个学科的学术队伍也正是出版社的靠山，是互为依托的。

今天华夏出版社与社会学者合作出版了《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第一批书印出来了，是一个很好的开头，我希望能够继续出几批好书，不但做好《译丛》，将来还有出版我们自己的教材，要出版一本好的《概论》，还要出版“六腑”中的其他基本教材，要把眼光放远一些。做书店和出版社，不能不看经济效益，但同时要看到社会效益和科学价值。这就是我支持华夏出版社的原因。我也希望北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今后继续联合社会学界，多做一些组织和服务工作，使我们在出版高质量教材方面推进一步。

我们的社会学学科还在创建过程中，我们要清醒地了解自己的定位，这个学科仍在成长，尚不成熟。我们需要培养出一批高水平的教师、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才行。现在人还不够，队伍还不成熟，要真正成熟起来，关键还在于要赶上时代的步伐，深入社会实践，加强研究工作，在教学和科研、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成长。

无论世界还是我国的社会发展变迁都十分迅速。我喜欢用形象化的比喻来说，我一生经过了“三级两跳”，从乡土时代跳到了工业化（机械化）时代，现在工业化尚未坐稳，信息时代已经来



临。我做了些研究，写了些文章，主要是在“第一跳”里。中国的工业化过程有过不少挫折，我研究过小城镇问题、中等城市问题，后来进入了区域发展的研究。但再“跳”到信息时代，我已经没有条件研究了。而你们要去“跳”，要去研究。工业化这一段发展很快，而信息化表现为电子化甚至光子化，会更快一些，因此，我国的社会变迁之巨大和迅速，让社会学家紧跟时代的步伐成为很不容易的事。你们这一代比我们面临的困难更大，任务更重，但不能不跟上去，否则是要被淘汰的。我指的是我们人类要适应这种变化，就要能解释这种变化，知道它如何变化和走到哪里去，这应该是社会学者的任务和责任。目前有些学术领域已经在研究太空了，将来还会进入太空时代，做太空时代的文章可能是第三代人的事情了，你们作为社会学重建以来的下一批学术骨干，这第二跳如何去跳，是很值得认真探讨的。

我最后还想说点老话，也是老人的话。现在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大家可以放开手努力去做，要做事，可以研究的领域太多了，要认真踏实地去做。团结起来，携手共进，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为了学科的发展而共同努力。当然，这不等于没有竞争，在改革开放的社会里，不竞争也就不会有进步和发展。

科学工作的动机不是个人的利益，而是民族、国家以至于人类的共同利益，要有一条缰绳——事业的缰绳把大家集中在一起。同时也要发挥个人的长处，不要埋没人才。但最终，事业是大家的，是人民的，这也不只是为了社会学这个学科，而是为了现代化，这是人类发展的方向。正如我在 1982 年已经讲过的，希望大家投身进去，成功也许不在我们这一代人，但可以做一种科学地研究中国社会的先驱者。

2000 年 7 月 4 日

\*\*\*\*\*

## 社会学在未来的发展趋势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研究员、副所长

本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近 20 年来，在国际学术界，社会学快速发展，并且出现了下述比较明显的发展趋向：

### 社会学理论在反思与重建方面有了突破性进展

社会学的发展使它们越来越远离形而上学的庞大体系，也基本上放弃了如孔德、斯宾塞、帕森斯那样试图构建解释一切的宏大理论的努力。社会在各个层次上的快速成长、变迁与重组，原

